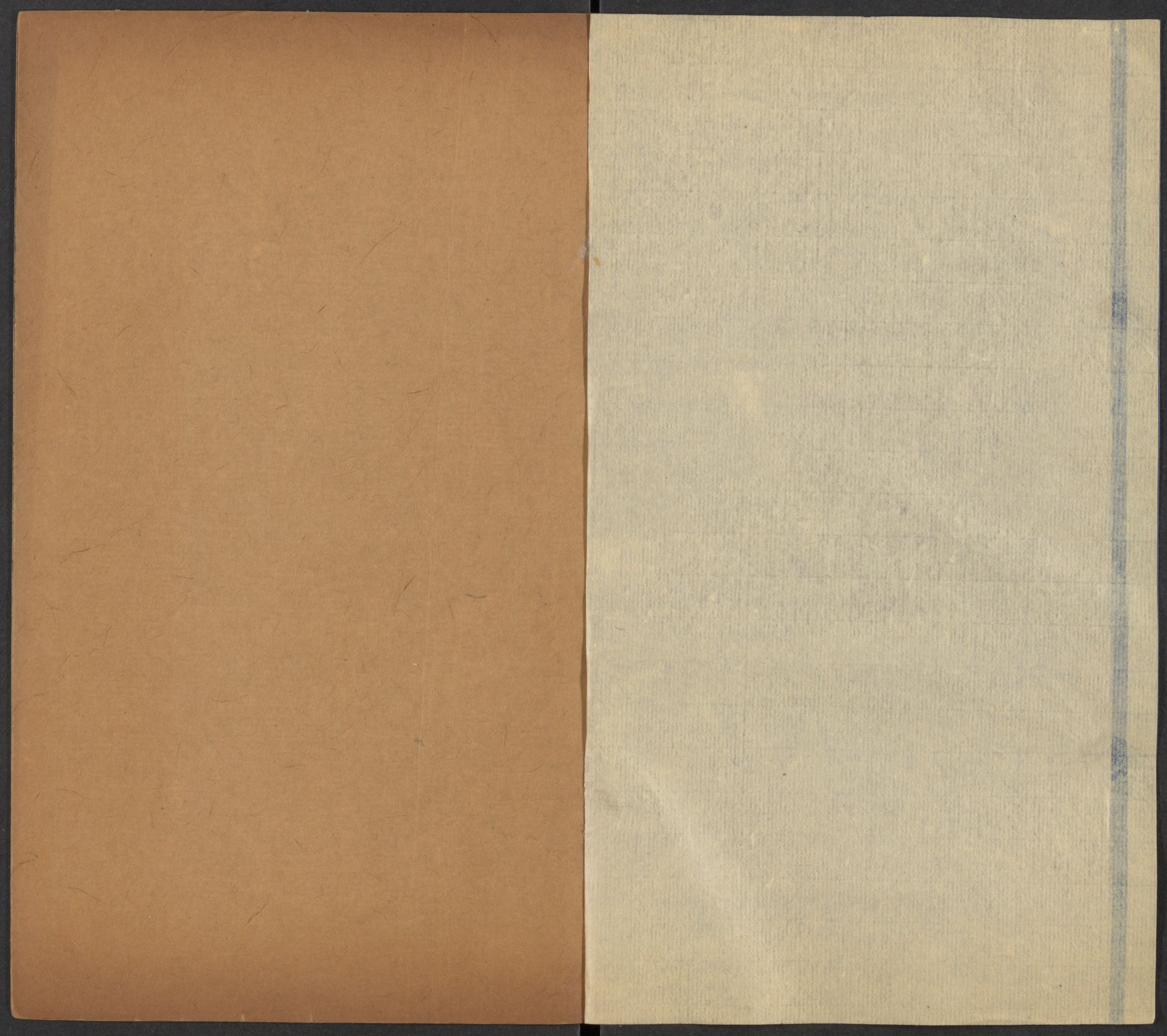


T 1237/7218 (15)

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4 1949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六

經界類

條奏經界行否利害

初先生爲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  
是守臨漳會臣寮有奏請行於閩中者詔  
監司條具利害以聞監司不其事於州先  
生旣至適與初意合卽加訪問講求纖悉  
畢究以至方量等造之法盡得其說乃上  
此奏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續集  
和印

此篇專言泉漳汀三州不曾行經界之患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  
經界事聞奏者臣衰晚迂疎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  
以郡紱靜惟僥冒常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乃幸遭  
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適守是  
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爲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  
卽爲縣吏實在漳泉兩郡之間中歲爲農又得備諳  
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爲民間莫大之利其紹  
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畝猶

可稽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  
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苦固不勝  
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  
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  
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爲浮言  
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  
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  
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  
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

所欲而泉漳二州亦復并爲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旣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害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恩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

須至條畫并此奏聞今具下項  
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詢究嘗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輒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爲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

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筭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聞初降指揮卽已差人於隣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筭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筭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行下

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郡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賠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顧工以

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顧工之  
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  
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  
至於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璧申經界之行推里  
之正長其役最爲煩重疆理畎畝分別土色均攤稅  
賦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不  
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其詞訴  
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便  
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柰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

界書筭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筭及  
嘗爲胥史之傑黠者莫不乘時邀求高價執役之人  
急於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扎  
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  
今日不可不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  
紙扎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則殫力耗財  
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而本以爲其本來與  
紹興經界打量旣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  
此蓋以筭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

經濟文衡 續集卷十一 五  
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  
若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卽是使人戶徒然  
遭此一番打量攢筭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  
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  
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  
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  
同實爲利便

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  
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  
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況年來產田之  
稅旣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  
猾吏並緣爲姦實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  
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  
之類其弊不可徧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  
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其名色猥多不三  
數年又須生弊爲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  
畝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九品高下定計產錢幾文  
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爲母別



定寺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去州縣遠處遞減令輕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

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爲省計若干爲職田若干爲學糧若干爲常平遂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今子丑卯酉年應辦大禮寅申巳亥年解發舉人准此四年州縣無事開具本鄉所管田

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

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某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某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并就煙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戶人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

理伏乞聖慈并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  
申奏聞次

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  
田土為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  
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奸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  
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唯  
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  
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  
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

守漳州奏狀  
二光宗初政

論產錢租米輕重之由

臣契勘產錢不得過鄉此平世之常法也然此法之  
來亦甚未久向來未立此法之時產錢往往過鄉割  
上煙爨去處故州城縣郭所在之鄉其產無不甚重  
與窮山僻壤至有相倍蓰者此逐鄉產錢祖額所以  
本來已有輕重之所由

貼黃

論租米寄搭鄰戶之弊

所謂俵寄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失租米卽以元  
租分俵寄搭鄰近人戶責令送納推此一端貧民受

弊亦可見矣

同上

再申諸司論經界利害同恐夫昧木明以

先生既奏上件經界利害之法於朝又申

諸司條畫其便宜乞與詳爲開陳以濟其

事

此篇歷言經界行否之利害一詳略之利

害二又得其所必可行之術三又將慮其

不得行之患一

伏覩本州准轉運衙及准提刑提舉衙牒備准省劄  
臣僚劄子奏聞經界之政公私俱利閩廣接壤廣中  
已行經界而閩中未行頃者朝廷俾閩路漕臣措置  
汀州經界續恐有擾而權行任罷夫經界雖難遽行  
然因其鄉俗而行之以漸則無勞擾之患蓋閩郡多  
山田素無畝角可計鄉例率計種子或斗或升每一  
斗種大率係產錢十餘文若使民戶自以本戶產錢  
均配其田自爲二簿一輸之官一爲戶簿如江浙之  
例每段畫圖而旁寫四至配以產錢若干其簿之首  
總計每戶產錢以合官簿之數其隱瞞不載者乾沒

于官許人告首請佃間有郡例無產一錢抵抵他郡  
數文者使每一錢以十分爲率而折之則山田小段  
並可均配行之二三年畝產漸實然後使保正長自  
畫圖爲甲乙壬癸等字號而總計之則民心自安不  
差官吏不置司局而民亦無擾矣二月二十九日三  
省同奉聖旨令福建路監司相度條具聞奏牒請契  
勘本州曾未舉行經界如或已行卽未委先來係作  
如何施行日今見行遵守有無所行未盡若未行經  
界亦合作何措置逐一條具經久利便因依狀申者

本州除已一面詢訪到龍溪知縣翁承議條具事狀  
備錄供申外某竊自念久處田間嘗試縣吏其於此  
事尤所習知正以本州向來不曾推行經界田稅不  
均貧弱受弊方欲少俟數月之間條上五事首以爲  
請今觀上項指揮適與鄙意所欲言者不約而合以  
此更加詢訪見得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  
利害二又得其所必可行之術三又得其將不得行  
之慮一不敢隱默謹具如後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  
若小事然其實最爲公私莫大之害蓋貧者無業而

有稅則私家有輸納欠負追呼監係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久也訴理紛紜追對流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戶疲於應對而奸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減且以某身之所歷者言之某紹興二十三四年間備貢泉州同安主簿是時已見本州不曾經界縣道催理稅物不登鄉司例以逃絕爲詞官司便謂不可推究徐考真實則人戶雖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本處但或爲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爲

隣近宗親後來占據陰結鄉吏隱而不言耳固嘗畫策以請於縣一時均割雖亦頗多然本原未正弊隨日生終不能有以爲久遠之利况自彼時至今又已三四十十年茲者南來每見縣道官負諳曉民事者無不以此爲病至於田里之民則其苦此而欲得經界又不待言而可見此經界行否之利害然也然則今日議臣之請亦可謂深知所以救時弊之急矣但其所言閩廣之事或非親見容有未實蓋紹興年中福建一路實但泉漳汀州不曾經界然亦非全然不行

也是其打量攢造蓋已什八九成而提刑孫汝翼以爲山賊未平民散田荒慮有不實亟奏罷之本非此三州者偏有不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今歲月益久流亡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時矣使昔時真不可行豈非今日終不可行而遂已乎經界利害如前所陳則其不可不行審矣然行之詳略又有利害者蓋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稅之所以不均政緣教化未明風俗薄惡人懷私意不能自克足以因循積弊以至於此雖有教化亦未可以卒然變也况今吏治何

暇及此而遽欲版圖之正田稅之均是豈不差官不置局不打量步畝不攢造圖帳之所能辦乎所以紹興年中雖以秦太師之權力李侍郎之心計然猶不憚甚勞大費以至淹歷歲時之久而後能有成也若如議者之言卽是熙寧手實之法其初雖若簡易其終必將大起告訐之風徒傷淳厚之俗而卒不足以得人戶田產有無多寡之實又反不如偷安度日都不作爲之爲愈也抑紹興經界立法甚嚴人所創見莫不震悚然而奸猾之民猶有故犯之者况於今日

以此苟簡之法施之玩習之民而欲妄意簿正而稅平豈可得乎此經界詳略之利害者然也

經界之行否詳略之利害已悉具於前矣今欲行之則紹興已行之法誠不可易但當時所行亦有一二未盡善者如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專遣使命不擇州縣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半又差官覆實以紛更之此則今日之所不可不革者也蓋當是時秦氏用事諸路監司皆其親黨固未嘗擇至於州縣官吏又以逐州逐縣無不奉行用人至多而不暇

擇所以其勢不得不至於此今幸朝廷清明而本戶諸司皆一時之選欲行經界之地又不過三州十有七縣其用官吏一縣兩人則亦不過二十四人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其擇三郡守汰其昏謬疲輒力不任事如某等者而於一路之中求此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絕不可得蓋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佐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權領縣事要以得其人而後已既得其人則

經濟文衡 續集卷一  
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  
後量加旌賞以報其勤其權領者則又稍優其賞而  
歸之故官則大事克濟而於其不能者亦無大害此  
則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事則其勢  
不得不少勞民力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爲數百千保  
小者分爲數十百保使之分頭散出各自打量則亦  
不至多費時月而紹興遺法亦未必有能識之者此  
打量步畝必可行之說也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  
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

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  
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郡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  
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  
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  
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  
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  
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賠備若蒙朝廷矜憐  
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募古今後戶只作  
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顧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



俸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顧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  
申臺漕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  
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此則攢造  
圖帳必可行之說也抑此皆其法也若夫法外之意  
又在官吏用心如何某項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  
昭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  
部行下事日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寮佐吏史亟請  
施行因竊自念已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閣謝事覃  
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覆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

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卽以相  
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旣曉然後定  
差保正保長闈縣通差不以煙爨遠近爲拘不以歇  
後新舊爲限但取從上下產高人分爲二等大者以  
備都副保正小者亦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  
分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強或人丁  
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  
置於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  
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人皆悅從相率

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事目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以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庭凡有所疑恣其請問悉以己意詳爲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審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他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某嘗竊記其言以爲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錄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下之屬部

使被差官吏有所取法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白後世鄭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居老壽康寧九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報也

經界行否詳略之利害與其必可行之術某之言亦詳矣而復有所謂不得行之慮者何也蓋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多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誠懇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辨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爲說詞以惑羣聽甚者至以盜賊爲詞恐脅

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爲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殊不知泉漳之民本自良善不能爲寇唯汀州及漳之龍巖素號多盜然前後數起如沈師姜大老官黃三之徒皆非爲經界而起也乃以不會經界有稅無業之民狼狽失所者衆而輕於從亂耳若其富家巨室業多稅少之人則雖有不樂受產之心而豈肯以此之故棄其子孫久遠之業以爲族滅無餘之計也哉其不足慮亦明矣但此等事情曲折

微細亦須身履目見乃有以信其必然今朝廷之尊臺府之重其去田里有稅無業之民蓋已遠矣而又以此浮僞姦險之說以蕩搖乎其間則亦何由信此利害之實而必行之哉此某所以雖獨知之而不能不以或不得行爲慮也

右謹件如前某之愚意又竊以謂此事今在諸司許爲開陳朝廷力賜主張首以定計爲先次以擇人爲急然後博采衆論取其所長則雖事之至難者亦將無所不濟如其不然而使復爲懷姦挾詐因循苟簡

之論所勝則是使三州之民日就窮困永無蘇息之望矣可不痛哉

守漳州申諸司狀

光宗初政

回申諸司備坐聖旨指揮

事目同上

此篇專乞力爲申明朝廷早賜行下

伏見本州逐日承准使牒備坐省劄內聖旨指揮詢究經界利害契勘某到官之初卽被上項指揮已具已見畫一供申本州又已取到知龍溪翁朝奉等官議狀備申去訖近准泉州關報亦已條具申聞竊思

事之利病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可否之決當亦可見於此矣而至今累月未有定論使司排日移文尚且更令詢究此雖高明謙遜博盡下情謹之重之不爲輕舉然此一事自冬降旨今幾半歲若欲決意舉行則須及此七八月間畫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部所行事目雕印行下令逐州縣前期講究隨宜損益舉辟官吏取撥錢物差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後卽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庶幾乘此農隙可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都未見有此消息文

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至寢罷亦須明年秋  
冬方得下手是則不惟虛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  
更受一年之苦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諸司無意主  
張不肯着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曲折亦非常  
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徒爾紛紜不唯無  
益而適所以漏洩幾事動搖衆心使營私避事之人  
得以陰笑竊議於其後非計之得也且以紹興之後  
觀之當時舉東南數百州之地同日施行只是李侍  
郎一人建白於下秦太師一人主張於上斷然行之

未嘗如此遲疑顧慮而中外響應無有一夫以爲厲  
已而敢萌叛亂之意及其訖事則版圖稍正稅役稍  
均民到了今賴之不可誣也故某竊謂此事雖或不  
免勞人動衆然其勢不得不行而其理亦決然可行  
其爲利害不在乎他但在斷與不斷行與不行之間  
耳若蒙諸司力爲申明朝廷早賜行下使官吏曉然  
知是斷然必行之令已終不得不任其責則其利病  
之曲折自當有能次第推尋接續申請者今皆不必  
預以爲憂使謀雖多而事不集以失三州窮民之望

也又况本州今年早稻稍熟民力稍寬可爲之時似  
不可失

守漳州申諸司狀一

光宗初政

再申運司論經界利害

事目同前

此篇專乞候冬季打量

本州今月初九日准轉運衙牒錄白到尚書省十二  
月二日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漳泉  
汀州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福建轉運司  
照相度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於所

部內選差有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務  
要盡得其實毋致引惹詞訟及委陳某專一提督候  
打量開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尚書省先具知  
稟狀申須至申聞者

右准指揮某照對本州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條具  
經界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某相度聞奏當已節  
次具狀申奏去訖仍累行下屬縣曉諭士民各據陳  
述利便紐筭方法仍會到福州興化軍諸縣紹興十  
八年舉行經界案祖逐項斟酌取其簡便易行將來

不至煩擾者分明曉諭并將田形算法鏤板行下四縣先令人吏習學指教民戶務要人人通曉其他節目亦皆稍有倫緒只是差保正副長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以未得旨不敢預先行下今來伏準使牒備坐省劄恭奉聖旨指揮先將本州措置施行某聞命驚喜卽欲奉行旣而思之方量之役全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喚集照應書押人戶又是產稅耕農之家所以紹興十八年間舉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欲奪其農時務欲公私兩便而某自去年

累次申請亦欲秋成之後卽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其後又因具奏待罪明言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若便施行亦恐不免有緩不及事之責蓋區區之愚慮亦未嘗不在於此也目今雖然方是正月月中旬然閩南地煖管下田土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犁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曠日持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美意而反以爲厲已豪家隱瞞租稅之人本所不悅又得以此藉口肆爲扇

感動搖之計凡此曲折寔有未便以是反有遲疑未  
敢遽然下手然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某所建白  
然而節次條陳利害則某寔任其可行致蒙諸司特  
賜保明朝廷俯從所請至於異議紛紜久而不決又  
蒙聖明果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豈  
可不亟奉行更有前卻則又且欲及此農務尚寬之  
際先次差下保正副長便令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  
而權罷候秋晚而復行旣又深念如此施行不惟未  
有深益且是旣行復止中間半歲機緘泄露人情玩

習其弊且將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顧避事之嫌而  
極論其未可遽行之說如是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  
賜敷奏略倣紹興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行  
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他分畫都界置立土封  
之類卽容本州目下一面措置以至秋成之後打量  
之時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熟旣免妨農之實  
害又銷不逞之浮言蓋雖遲之數月而累歲依違不  
決之議一方因襲難革之弊百年久遠一定之規可  
以優游而責成不至趣迫而害事曷勝幸甚

漳州申



轉運司狀

光宗初政

夫文蔚一丈田蕪蕪華之轉百平人教一丈之賦  
 善又微不致之對言益漸後之幾凡而累次亦  
 之却賦書當益若盡吏刃當益前幾則及於費之  
 之賦唱容本賦日不一而附置以至於也之外  
 美於十日一日然於什量其出於盡諸果置立王  
 題與奏制刻錄與十八平車轉荷於十八日六  
 蘇備其未何也之請收其浴空於同精而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六終

續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七

續集

○水利類

乞募饑民修水利

先生講求荒政奏本路災傷遂上畫一事  
 宜六條此居其四  
 此篇以因饑募民興役有一舉兩得之利  
 臣昨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準舊制募饑  
 民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臣竊見連年災旱國家不  
 忍坐視夫民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救之其費以巨億

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糶者雖曰得錢而所折閱亦不勝計仁聖之心於此固無所吝然饑民百萬安坐飽食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之故臣嘗竊仰稽令甲私計以爲若微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爲募民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糶給之法利害之筭相去甚遠故不自揆旣以奏聞而輒下諸州委自通判詢究水利合興復處以俟報可至於近日巡歷又得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然唯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

異於豐歲於是竊歎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永無流離餓莩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矣不謂言語疎略未蒙鑒照敢竭其愚重以爲請伏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許臣前項所謂百七十萬貫者而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興修水利去處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有應募者卽令繳納糶給由曆就顧人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則所捐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絕凶年之憂

費短利長不爲失策

浙東奏狀

孝宗朝

再乞台州黃巖縣早行修築

先生巡歷州郡至台州再上救荒事宜四  
條此居其二

此篇專論水利廣博之益

臣體訪到本州黃巖縣界分闊遠從來出穀最多一  
州四縣皆所仰給其餘波尚能陸運以濟新昌嵎縣  
之闕然其田皆係邊山瀕海舊有河涇堰閘以時啟  
閉方得灌溉收成無所損失近年以來多有廢壞去

處雖累曾開淘修築又緣所費浩瀚不能周徧臣竊  
惟水利修則黃巖可無水旱之災黃巖熟則台州可  
無饑饉之苦則爲利害委的非輕遂於降到錢內支  
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宣教郎林鼐承節郎蔡鎬  
公共措置給貸食利人戶相度急切要害去處先次  
興工俟向後豐熟年分却行拘納其林鼐曾任明州  
定海縣丞敦篤曉練爲衆所稱蔡鎬曾任武學諭沉  
審果決可以集事但本縣知縣范直興不甚曉事恐  
難倚仗欲乞依本司已獲降到指揮特與嶽廟理作

自陳別選清強官權攝縣事庶幾興役採荒不至闕  
誤 浙東奏狀 孝宗朝

石陂堰類

興工刻乞修築石陂以通船運

公共計置先生守南康郡濱大江募民築隄捍舟遂

一萬貫於有此請

無給此篇專論因饑募民就役之便

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任西灣水汊  
藏泊舟船每歲江西諸州錢糧綱運并商權舟船浮

江上下並於寨內拋泊或值風濤大作亦免沈溺之  
患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暇開修逐年風浪衝擊  
砌石損動往往多被回運空綱偷搬壓船前去以致  
寨內水汊沙土填塞積歲之久不復開浚重載舟船  
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沿岸石磊不堪繫纜每有  
大風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後拋失官私錢物  
不可勝計本軍慮其所用工料錢米無所從出又恐  
土石一興有妨農作緣此坐視不敢申請今緣本軍  
旱傷至重細民闕食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諸

災傷監司隨所分州縣有興工役而可以募人者雖  
非農田水利謂如城隍道路隄岸土工及種植林木

之類各預行檢計工料錢穀之數具利害奏聞本軍  
已委官詣地頭逐一從實檢計到開修石寨去處合  
用工料等錢具申轉運使衙取撥窠名錢米顧募人  
工修葺近準回牒止撥到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  
石今照先委官檢計工料錢米並是實用之數本軍  
今不敢全乞取撥望止乞更行增付支散自餘之闕  
之數本軍自行計置顧募人工開修不惟官私之船

得免風濤之患且使饑民就役不致闕食

南康申監

司劄子

孝宗朝

### 營寨類

#### 論增置都昌新寨利害

先生提刑司奏請依都昌縣創置新寨先  
生以其徒費帑廩具奏乞行省罷再申省

照會

此篇專論增置虛費之失

某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州縣

須得山水環聚地土寬平可容官府民居去處而未  
必要害營寨卽須相度地勢果是盜賊來往所必經  
由之地可以卓望邀截不容走透方爲要害然後建  
立此事理之必然也故古人於此二者經度安置各  
有所處未嘗差互其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  
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不備故逐縣皆有尉司  
弓級大者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土軍表  
裏防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若以州縣去處瀕  
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侵犯便爲要害則凡州縣少

不近水設使果是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弓手足得  
防護不必更於弓手之外立寨招兵然後可以守也  
本軍都昌縣者地實瀕江然上有棠陰木門四望下  
有楮溪大孤山大小五寨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亦不  
遠百餘里逐處可以卓望把截是爲要害其縣郭去  
處正在五寨之間又有尉司弓級額管七十五人四  
至八到在隆興饒江三州星子建昌兩縣之間與淮  
南州郡並無連接去處百十年來除李成大盜橫流  
之後不聞曾有盜賊直犯縣邑只有淳熙四年因有

散亡窮寇三人匿跡舟中經由縣步初未嘗敢上岸作過却彼尉司弓級緝捉驚趕卽時竄逸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沿檄到縣中路得於傳聞意謂本縣已被焚劫遂張皇其事妄申憲司一時憑信便將官吏對移稱都昌縣接連淮南而南康管內都無一兵乞創此寨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爲窮寇三人驚駭擾亂至於如此固已可笑又况初不計筭增兵百人一歲所費爲米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五百疋綿一千五百兩使州縣何所從出亦不審慮兵官

一貪禁軍百人出在外縣使聽何人節制於民有無搔擾致誤朝廷降此指揮自今觀之利害得失昭然可見人無愚智莫不知之故本軍昨來輒具申陳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竊計必蒙洞照底裏力賜主張使邑室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費除一方永久之害然某愚慮尚恐州縣官貪解事者少而便文自營之私勝觀望畏怯之習深旣不明形制要害之緩急又不察公私事力之有無但恐廢罷之後萬一復有衝突或能累已又見元係憲司陳請

不無觀望之意雖到地頭相度徃徃不能盡公竭慮而偷爲一切首鼠之計或稱實係要害去處見有招到軍兵造作寨屋難以廢罷上誤鈞聽則某請有以折之夫地勢要害衣糧耗費種種利害某前已詳言矣請更以一事論之今所置寨正在本縣尉司之南數十步間若以弓手爲不足恃則廢弓手而專募寨兵可也今置寨以來弓手之巡警未嘗敢廢近又會合外縣捉獲但淳莊賊而所招新兵者飽食安坐未嘗少立功效及至本軍行下督責巡尉之際其軍兵

反教寨官申稱當來置寨只爲防護縣郭不合下鄉巡捕其無用如此但能在縣生事擾民詞訴不絕州郡相去旣遠縣官莫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郡縣民間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數端之實許行廢罷其見招軍兵數目不多自可撥隸諸寨填補闕額見造之屋其數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手營房豈可明知其傷財害民有損無益而但爲此羸卒數人破屋數間之故留此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夫論事不論其利害之實而欲因陋就簡偷



合取容以徇目前一切之計此乃世俗淺陋之常談  
宜不足以惑高明之聽然某之愚亦有不能無過計  
之憂者故敢復盡其言以煩執事伏惟幸垂察焉其  
或議者尚慮復有前日舟中三人之盜而不可以無  
備則望鈞慈更垂體察只勒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  
手而更於闕外增置二十五人湊足一百人亦足以  
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係屬本縣縣尉知縣等  
級相承各分素定易爲拘轄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萬  
萬不相侔矣

南康申省劄子

孝宗朝

### 保甲類

乞禁首領輒擅關集

先生守南康都昌縣劉彥才盛夏集衆抗  
禦官司追呼之吏遂上此劄

契勘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姦盜  
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旣許其蓄藏兵仗備置金  
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竊見目今見行條  
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結教習之文初無戒令糾察之  
法鄉里豪民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

寸之權妄以關集教閱爲名聚衆弄兵凌弱暴寡拒  
捍官司何所不至如本軍都昌縣劉邦達等只緣劉  
彥才爭競聞得官司追呼遂於盛夏輒行關集鳴鑼  
持仗過都越保欲以報復怨仇抗禦捕吏向非托於  
保甲之名安敢公然如此某除已將劉邦達等依相  
歐報寬爲名結集徒黨立社法等第決配編管外仍  
具利害申使司欲望台慈詳酌特賜行下約束施行  
區區之懷別有愚見更望使司特賜敷奏明降指揮  
今後應保甲前領等人輒以關集教習爲名聚衆并兵

欲以恐脅官司報怨拒捕者比凡人之法特加一等  
收罪庶幾豪強知畏不致夤緣敗壞良法委實利便  
須至申稟者

南康軍監司劄子

孝宗朝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七終

續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八

續集

邊防類

謂宜絕和議以定修攘

事目見第一卷聖學類

臣又聞之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  
日之計不過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奧而難  
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  
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  
矣而或者猶為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

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  
衝突之方不若縻以虛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  
土疆示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遽謀我而我得以  
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爲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誘其  
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  
何憚而不爲哉臣竊以爲知義理之不可爲矣而猶  
爲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  
和者有百害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夫復讐討賊自  
疆爲善之說見於經者不啻詳矣陛下聰明稽古固

不待臣一一言之請姑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  
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  
爲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  
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  
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疆自力於進爲  
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  
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爲勢所分  
志爲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  
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

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爲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虛禮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爲區區之虛禮而驕誠有兼我之勢則亦豈爲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強而示之弱之謂也適足以使之窺見我之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其不來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

日復一日如前所云者雖復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啟敵以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爲虜計則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人之驩而不爲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

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躓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四年虜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縱橫前却無不如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解嚴未幾虜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爲若是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

其亦不思也哉至於請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彼仇讐之虜得以制其予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如何爾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于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彼強不較明矣縱其與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是豈可不爲之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

必不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無他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讐之戎狄以爲國家臣雖不肖竊爲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以是爲請旣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遣使介告諭纂承之意繼修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頓失所望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竊歎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

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虜以好來而兵不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熒惑離心解體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願陛下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苟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

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  
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  
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讐啟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  
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  
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  
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  
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講和請地苟且僥倖必不  
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惟陛下深留聖  
意毋忽

壬午應詔封事

孝宗新政

謂宜罷和議以盡戰守

是年春三月召赴行在冬十月丙子至在  
所辛巳入對垂拱殿首論大學之道本於  
格物次論今之論國計者三曰戰曰守曰  
和則此奏是也三論先王制夷狄之道時  
朝廷遣吏部侍郎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  
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臣曾覲龍  
大淵招權故奏及之十一月戊辰除武學  
博士既拜命遂歸



此段專論和議之失

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爲屈已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爲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蓋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間也

臣竊以爲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竊妄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旣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臣請復指其實而明之蓋臣聞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讐不與

經濟文衡 續集卷一  
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恭惟國家之與北虜乃陵廟之深讐言之痛切有非臣子所忍聞者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太上皇帝念此讐之未報雖享天位不以爲樂一旦舉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聰明智勇爲必能成此志也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陛下亦旣有意於必爲矣間者不知何人輒復唱爲和議以熒惑聖聽

至遣朝臣持書以復虜帥而爲講和之計臣竊恨陛下於所不當爲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舉也且不知陛下不得已於議者之言而姑爲此邪抑真欲和議之成而爲此邪以爲姑爲此也則旣爲其始必慮其終我旣請之彼必報之不可以苟爲也且苟而爲此欲以何求也哉無補於事徒害於理臣有以知陛下之不爲也以爲真欲和議之成也則議者所謂屈已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爲失計者臣請有以議之夫人以藐然之身位乎天地之間至微也而能與

天地並立而三者以其有仁義之性而與夫陰陽之氣剛柔之體同出乎萬物之一原而無間也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豈有他哉亦順此理而無所逆焉耳今釋怨而講和非屈已也乃逆理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九法斃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違而天地閉塞夷狄愈盛而禽獸愈繁是乃舉南北之民而棄之豈愛之之謂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北之民其於輕重之倫緩急之序亦可謂舛矣夫子爲政以正名

爲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民無所措其手足今乃欲舍復讐之名而以講好爲觀釁緩師之計蓋不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無以應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爲夙興夜寢以脩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隳弛而不復振矣正使虜人異日果有可乘而不可失之釁竊恐吾之可憂乃甚於所可喜而信誓之重名分之素彼皆得以歸曲于我蓋不待兩兵相加而吾氣已索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講和之效亦可見虜之情僞吾之得失蓋不待明者而後知而小人所

以好爲是說者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  
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旣無所入於其心而其  
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  
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以專爲  
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欲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  
豈不誤哉今使者將還大議將決此亦救過補敗之  
時也臣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爲先  
於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體驗擴充以建人  
極深詔任事之臣亟罷講和之議大明黜陟以示天

下使知復酬雪耻之本意未嘗少衰雖使虜意效順  
無所邀索乃是深有包藏尤足疑畏正宜張義拒絕  
以伐其謀然後表裏江淮合戰守之計以爲一使守  
固而有以戰戰勝而有以守竒正相生如環之無端  
持以歲月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爲期而後已雖其  
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旣已無  
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臣願陛下以此  
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  
於下人道旣得天地之和氣自當忻合無間而夷狄

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哉

癸未垂拱奏劄二 孝宗朝

謂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

事目同上

此段專論古人彊本折衝之道

臣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

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燦然復興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恭惟陛下躬履艱難之運而思所以成中興之功者既知當爲與所當止之大端矣然而戎虜憑陵包藏不測中外之議咸謂國威未振邊備未飭帑廩未充士卒未練一旦緩急何以爲計臣獨以爲今日之憂非此之謂所可憂

者乃大於此而恨議者未及之也臣竊觀今日諫諍  
之塗尚壅佞倖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  
力已殫而國用未節以是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謂  
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  
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是則臣之所  
深憂也不識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乎臣  
願陛下三復詩書之言以監所行之得失而求所以  
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必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  
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治其本而無  
治其末治其實而勿治其名庶幾人心厭服夷狄懷  
畏則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

癸未垂拱奏劄三

### 將帥類

謂將帥殖私財以求進用

事目詳見時政類第二段

此篇歷言上下徇私之弊

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財  
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  
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

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  
而言之陛下之前然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  
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  
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  
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  
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  
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  
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  
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

謀師律之爲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  
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  
國勢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  
弊也推其爲害之極則又有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  
則尺籍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爲將帥者  
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

戊申封事  
孝宗朝

屯田類

謂屯田不行反爲民害

事目見時政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屯田不立漕運煩費之弊

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爲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疆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盖有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

椿之類徃徃亦爲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

戊申封事  
孝宗朝

田一事宜募軍士游民分爲兩屯

事目同上

此段專論處置軍民之道

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



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寔以行誅賞如是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屯田一事如臣之策亦是將來將帥得人之後方可施行若將帥止如今日却恐徒壞漕司已成之功無補將帥兵屯之費且乞指揮趣此水災之後廣招流冗

併行民屯之策以俟見效仍詔漕司更切詢訪利病之未盡者條具以聞然後隨事商量及時措置庶幾已成之緒不至動搖輕有廢壞伏乞聖詔

戊申封事  
孝宗朝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八終

續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九

**續集**

刑獄類

謂當先正尊卑上下之分

事目詳見財賦類第二段

此篇專論犯上之辭風教所係不宜輒用

擬貸乞詔儒臣博采經史要語為一書以

教學古入官之道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臯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

殺所以雖或傷民之饑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旣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徃徃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

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於此爲治於天下而况於其係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爲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

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宥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爲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敕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爲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

戊申

延和奏劄一

孝宗朝

謂當重州縣治獄之官

事目同上

此篇專論獄者民命所係至重凡州郡兩  
獄官宜擇任滿有舉主關陞人

臣聞獄者民命之所係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  
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  
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  
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

矣然而憲臺之所詳復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  
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非顛倒  
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  
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今縣之獄委於令其選  
固已精矣而未必皆得人其弊未易革也若州縣則  
今銓格凡選人任滿有舉主關陞者方註繁難令錄  
其慮蓋已詳矣然注司理者乃不用此令而近制唯  
進納癯老之人然後不得注擬此外則常調關陞雖  
昏繆疾病之人皆得而爲之甚至於流外補官若省

部胥史亦得而爲之彼以薦舉關陞者固未必盡得  
才能公正之人然比之昏繆疾病無善可稱與夫胥  
史之入官者則有間矣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微祿  
唯知自營其於獄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史之  
出官者又或徂於故習與吏爲徒販鬻走弄無所不  
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徃徃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  
和氣上爲聖政之累莫此爲甚臣愚欲望陛下明詔  
銓曹更定選格凡州郡兩獄官專注任滿有舉主關  
陞人或應格不足則次任任滿銓試中第二等以上

人其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史並不得注擬見在任者  
非舉主關陞人卽令守倅銓量如委昏繆疾病卽保  
明聞奏特與祠祿其未到人候赴上日亦從守倅銓  
量方許放上若守倅徇私失實卽許監司劾奏罷免  
所有省部胥史雖已注官待次並令赴部別與擬授  
庶幾治獄之官其選少清各知任職仰副陛下欽恤  
之意

戊申延和奏劄二

孝宗朝

乞令縣丞同行推訊  
臣契勘縣獄止是知縣獨員推鞠一或不得其人則

拆換疑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今既未能盡變銓法則亦不容無少更革欲望睿慈詳酌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處卽用主簿仍遇大囚到獄卽限兩日內具入門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天下幸甚

貼黃

### 學校類

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

是年淳熙辛丑閏二月除先生江西提舉然猶待次乃奏本職四事此居其末

此篇專乞賜書院勅額及光堯太上皇帝

御書石經并國子監九經註疏

右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覩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跡又蒙聖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境內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真宗皇帝咸平五年嘗勅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

始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真閒燕講  
學之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  
真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  
而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罪其大如此駭  
懼震懾不遑啟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  
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  
爲荆榛雖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  
自前代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况  
境內觀寺鍾鼓相聞殄弃彝倫談說空幻未有厭其

多者而先王禮樂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  
寂寥希闊合軍與縣僅有一二所而已然則復修此  
洞蓋未足爲煩於是始議卽其故基度爲小屋二十  
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  
勅額官書皆已燒毀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標榜  
以置輒昧萬死具奏以聞欲望聖明俯賜鑒察追述  
太宗皇帝真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勅命仍舊以白  
鹿洞書院爲額仍詔國子監仰摹光堯壽聖憲天體  
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版



本九經疏論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於以  
褒廣前烈光闡儒風非獨愚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  
世之幸 奏狀

再乞賜書院勅額

是年秋八月改除浙東提舉冬十一月奏  
事延和殿條畫七事此居其末上委曲訪  
問悉從其請

此篇申言書院賜額并上件石經九經等  
事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  
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注疏給賜  
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爲怪  
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  
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至五代  
時李氏爲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甚盛迨至國初猶  
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  
見於會要而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  
像又見於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

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  
真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如此則聖意所存至深至  
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  
其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  
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  
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請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  
必以爲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爲煩費耳如其果然  
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宮與異端鬼教之  
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翻

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  
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於學校則一  
郡一邑僅一置焉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  
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  
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  
不能識其何說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爲請伏  
望聖慈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旣以紹承先志啟迪羣  
心又以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興正之漸實天下萬世  
之幸

辛丑延和奏劄七並

孝宗朝

禮樂類

乞頒降政和禮書

先生守南康申部乞給降政和五禮新儀符下頗未詳備聞本部侍郎奏編臣民禮儀遂畫一申明乞改正行下

此篇專乞檢會行下以憑遵守

照會政和五禮新儀州郡元有給降印本兵火以來徃徃散失目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

苟簡而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無以仰稱國家欽崇祀典防範民彝之意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行在尚書禮部欲乞特賜申明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版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淺深尺寸行下以憑遵守

守南康申省  
狀 孝宗朝

乞增修政和禮書

事目同上

此篇專乞討論行下以成全書

伏見本軍昨準尚書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竊嘗叅攷其間頗有未詳脩處方欲具狀申審今覩進奏官報近者判部侍講侍郎奏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版頒降已奉聖旨依奏此誠化民善俗之本天下幸甚然某竊慮其間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抵牾今具如後須至申聞者

所準行下釋奠禮儀某按其神位除正配三位外有殿上兩廊從祀未見位號名數不委新儀全書有無具載欲乞討論并賜行下然按祀今二月八日上下

釋奠文宣王以兗國公鄒國公配牲共用羊一豕一白幣三而已今其所祀乃近一百餘位一羊一豕無緣可以徧及又州縣廟學窄狹祭器獻官多不及數徃徃不能一一分獻其爲欺慢莫甚於斯竊欲更乞相度申明許令州學免祭兩廊諸位縣學并免殿上十位庶幾事力相稱儀物周備可以盡其誠敬某又按行下釋奠行事儀引三獻官詣舒王神位前一節係政和間所定後來靖康年中已有指揮追貶王安石爵秩停罷配享訖今來上件儀注尚仍舊文竊慮

州縣奉行反致疑惑亦合申明改正

所準行下釋奠陳設儀云設著尊四爲二重在殿之

東南隅北向西上配位卽於正位酌尊之東著尊在

前皆有坩加勺罍爲酌尊著樽一實明水爲上尊餘

實泛齊初獻酌之犧尊一實明水爲上尊餘實醴齊

亞終獻酌之某按後章行事儀云初獻酌犧尊之泛

齊亞終獻酌象尊之醴齊與此不協竊疑兩處必有

一誤尋考祭社稷祀雨風雷師陳設儀皆設犧尊象

尊爲酌尊乃知正是此章之誤其著字當作犧字犧

字當作象字又旣云北向則是犧尊在北象尊在南

所云在前亦是重複倒置欲乞申明改正行下

所準行下釋奠祭祀陳設章皆云又設大尊二山尊

二在神位前大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醴齊各以一

尊實明水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著尊一實

盞齊犧尊一實醴齊象尊一實沈齊各以一尊實明

水壺尊三實元酒三實三酒明水元酒皆在上五齊

三酒皆以本處酒充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內祭社稷

儀云南向東上加罍五齊三酒皆設而不酌某按此

大尊山尊只是都共設於殿之前楹壇之南面其北  
更容獻官拜跪酌獻非是逐位之前各設四尊所謂  
北向者恐是大尊二爲一行其南山尊爲一行又次  
南階下著尊二爲一行又次南犧尊二爲一行又次  
南象尊二爲一行又次南壺尊六爲三行其南向者  
反此所謂西上者謂西實元酒東實五齊三酒其東  
上者反此未委是否各乞討論并賜行下

所準行下州縣社稷風雨雷師壇壝制度某按其文  
有制度而無方位尋考周禮左祖右社則社稷壇合

在城西而唐開元禮祀風師於城東祀雨師於城南  
未委新儀全書有無同異欲乞討論并賜行下

準禮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境內者又曰山川之神  
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禳之蓋以其崇高深廣能出  
雲氣爲風雨以滋養潤澤乎一方也今州郡封域不  
減今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  
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顧乃舍其  
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偃僂拜伏於土木偶人  
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旣無所當又其

牲牢噐服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噐於禮又無所稽  
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崇於  
山川而反求諸異教淫祠之鬼則此尤無義理而習  
俗相承莫知其謬欲乞檢照五禮新儀如已有祭山  
川禮卽與編類行下如有遺闕亦乞討論依倣祭社  
禮仍立定時日壇場方位制度并賜行下

伏覩累降赦書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及民  
者並令致祭謹按唐開元禮享先代聖王並用禮噐  
法服今則未委新儀全書有無歲時祠祭儀式欲乞

檢照討論併賜行下

守南康中省狀

孝宗朝

請乞修三禮以備制作

先生留身經筵面陳劄子四事一論聖躬  
自奉且務抑損二論災異三論喪服四此  
奏是也

此篇專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  
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附於其下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  
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

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弃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

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序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大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



與之同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係銜請俸但乞  
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  
卽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量支犒  
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  
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  
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乞修三禮劄子

寧宗初政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九終

**續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

**續集**

廟議門

論僖祖之廟不當遷

時孝宗當祔廟禮官初請祧宣祖而祔孝  
宗繼復有請併祧僖宣二祖而正太祖裕  
享東鄉之位有旨集議先生遂上此狀

此篇專言僖祖不可祧羣議不可行之意  
准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集議  
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某今竊詳羣議其說雖多而

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唯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於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朶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朶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

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唯喪事卽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羣廟之主祫于太廟四祖之主祫于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可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

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爲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爲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

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爲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

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  
郃而不窳已自窳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  
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  
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  
功德之小大有無哉况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  
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  
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羣廟則亦不  
待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  
之制亦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

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祖爲昭翼祖爲  
穆宣祖爲昭而藏其祧至于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  
之文王爲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爲昭擬周  
之武王爲宗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  
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爲穆其祧主亦且權  
藏於西夾室仁宗爲昭爲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爲世  
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爲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爲  
昭祭第五室哲宗爲穆祭第六室徽宗爲昭祭第七  
室欽宗爲穆祭第八室高宗爲昭祭第九室孝宗爲

穆祔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爲宗爲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爲安而於禮爲順矣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誥恩以快天下臣子

之願孰若誥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誥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誥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某於此嘗有感焉竊獨以爲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宗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而無事也某孤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

議狀寧宗初政

論不當遷二祖及析太祖太宗各爲一世

謹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爲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爲一世而太廟增爲九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未失也故某狀中所擬太廟世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詳考自僖祖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爲第三世尚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爲得乃不察此而欲一旦無故并遷僖宣二

祖又強析太祖太宗各爲一世旣與拈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退不成古之七尤爲乖繆無所據依政使其說迂濶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并遷二祖析一爲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而合太祖太宗復爲一世以足九世之數

小貼子

論王安石嘗議僖祖不當遷

某旣爲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

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惟僖祖爲始已上  
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  
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  
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  
下基本盖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  
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某竊詳  
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  
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  
不約而合者但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強弱之心雖於

祖考亦忘遜避故見其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  
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見司馬光韓  
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王安  
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  
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  
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  
之是非可坐判矣

小貼子

再上僖祖不當祧之議

前奏旣上宰相不聽先生復奏疏論之異

議之徒忌其軌已事竟不行

此篇言當承太祖尊祖敬宗之心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爲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寢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爲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爲本廟自僖宗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

宗皇帝詔從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爲太祖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



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  
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  
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  
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  
知反之於已以卽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爲異說  
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日之來適逢  
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祗赴謹已略具鄙見申  
尚書乞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  
得失口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

爲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  
爲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覩并  
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  
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

面奏祧廟劄子

再述宗廟重事當改之意

臣竊見今者羣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未安蓋  
不遷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百事皆舛雖復  
巧作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又當此危疑之際無故  
遷移國家始祖之祀以惑衆聽實爲非便而或者以

謂前日之議已奉聖旨恭依難復更改臣竊詳治平四年三月議者請遷僖祖已詔恭依至熙寧五年十一月因章衡王安石等申請復還僖祖又詔恭依蓋宗廟重事雖已施行理或未安不容不改

貼黃

乞降出元奏劄子

付尚書省

臣前日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卽位時亦不當祧壽皇卽位亦不當祧太上卽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恭承聖訓仰見陛下聖學高明燭見事理尊事宗廟決定疑惑至孝

至明非羣臣所能及不勝嘆仰然今已多日未聞降出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竊慮萬幾之繁未及指揮欲望聖明早賜處分不勝幸甚

議祧廟劄子

乞降議定詔意指揮

廟議劄狀并圖包括古今展畫底蘊非獨可爲今日之法亦可留備他日稽考不若降出更令詳議如彼說妄便可反復剖析以盡同異如彼說是則此便不當固執如但含糊直降指揮却恐不厭衆心反有輕率偏徇之請若必不欲降出再議卽當擬定詔意乞

降御筆指揮然終不若再議之爲善也其詔意如左  
云昨因臣僚請遷僖祖皇帝而尊太祖皇帝爲初室  
將來祫享卽正東向之位當已恭依今復思之殊有  
未便蓋太廟見祀九世十二室僖祖自熙寧以來尊  
爲始祖祭於初室百世不遷遇祫享日卽居東向之  
位已合典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太祖尚在四昭四  
穆之內亦未合便居初室亟正東面却使太廟止成  
八世而四祖不得合食今合上存僖祖爲初室東向  
如故而遷宣祖一世於西夾室太祖太宗仁宗三室

亦爲百世不遷之廟將來永不祧毀庶幾有以仰順  
祖宗之孝心不至妄減太廟世數且符合食之譏以  
副朕欽承宗廟之意其女月穴日閏十月某日兩次  
已降指揮更不施行

進擬詔意

寧宗初政

十月趙彥逾按視山陵以爲土肉淺薄孫  
逢吉覆按亦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遂上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終

續集

未便蓋太廟見祀九世十二室信祖自熙寧以來  
 為始祖祭於初室百世不遷遇祫享日即居東向之  
 日對前殿更不祗於其意也寧宗既在四昭四  
 臨親於祫宗廟之意其三日日閏十月某日丙火  
 既宗之奉以不至交鄰太廟其幾且於合食之類以  
 亦為百世不遷之廟洪來永永無變熱幾亦以昭顯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一

續集

陵議類

謂宜擇吉土以安神穴

是年紹興甲寅夏六月孝宗皇帝升遐冬  
 十月趙彥逾按視山陵以為土肉淺薄孫  
 逢吉覆按亦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遂上

此奏

此篇專乞別求吉土以奉衣冠之藏

右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

厚澤浸潤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  
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役累月于  
茲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緣專信  
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  
博訪名山是以粗略苟簡唯欲祔於紹興諸陵之旁  
不惟未必得其形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  
浮淺之虞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羣臣議者又多不習  
此等猥賤之末術所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  
訪在廷臣實痛之其敢無辭以對蓋臣聞之葬之爲

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  
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  
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  
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  
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  
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財力之家欲葬  
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  
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  
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

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于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延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爲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卽是古之葬者必坐北

而向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塚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

今乃以爲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質之則其繆不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爲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愚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爲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爲福不從未必爲禍矣何

爲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頓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卽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

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既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爲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繆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其姦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

獻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巡路下宮之屬又有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卽以爲穴東西趨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徧身皆創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爲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偏仄於



經濟文衡 續集卷二十一 五  
此數步之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向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况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居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爲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更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

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爲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槩大略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聲置之於法卽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較擇一最吉之處以奉聖皇神靈萬世之安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

其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爲上此十字者實爲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蓋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濛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爲陛下言之譬如鄉鄰親舊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爲不忠不信之人而况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

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

勝萬幸

議狀

寧宗初政

謂不宜拂天人之心以致變異

先生畱身講筵具奏四事以爲大懼此則

居其一也講畢奏之上爲感動

此段專言無俾臺史得售其妄言

至於殯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祐思諸陵之傍攢那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爲壽皇體魄安

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拂天人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

經筵兩陳四事劄子寧宗初政

### 喪制類

謂三年通喪

先生經筵既奏疏勉上進德又奏禮律子爲父嫡孫承重皆斬衰三年歷代莫之能

行獨壽皇聖帝易月之外猶執通喪遺誥勅頒失於詳議遂使已行之禮舉而復廢宜命禮官稽考預行措定

此篇專論將來起殯發引當復用初喪之服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

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易

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

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  
乞  
討論喪服劄子  
寧宗初政

論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  
謂承重者  
法意

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  
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  
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  
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  
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

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  
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  
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荅之心常不  
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  
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  
無鄭康成則事終有未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  
字不可增損也

祭祀類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

先生守南康庚子三月脩學申省乞以泗水侯孔鯉從祀先聖

此段以泗水侯未在從祀之列位號當正照對本軍昨因脩葺軍學照得從祀神位名號差舛曾具狀申尚書禮部續準本部符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號本軍謹已遵依彩畫題寫奉安訖某恭覩崇寧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詔追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今按本部降到神位名號其泗水侯獨未得在從祀之列蓋嘗考之論語伯魚過庭親承詩禮

之訓先聖又嘗使爲周南召南之學其才雖曰不及顏淵然亦不應盡出七十子之下竊意當來禮官一時討論偶失編載非固有所取舍升黜於其間也某愚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有以仰稱崇寧聖詔褒崇之意

南康申省狀

孝宗朝

謂當明義理以絕神姦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之患

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爲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修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

苟禮之所不載卽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卽爲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爲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旣行則其爲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亾者何可勝數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卽有當無卽無則亦何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

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  
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  
類則其爲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  
下幸甚已酉擬上封事 光宗新政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一終

續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二

續集

褒錄忠義類

乞贈陶威公廟額

先生守南康宣明教化篤厲風俗復移文  
教授司戶爲訪尋陶威公侃諸賢遺跡凡  
祠宇之廢者並修之遂申諸司乞保明奏  
賜廟額

此篇專言公忠義之大節

據都昌縣稅戶董翌等狀伏覩本軍榜示詢訪先賢



事迹數中一項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  
康復帝室勤勞忠順以沒其身謹按圖經公始家鄱  
陽後徙潯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  
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未委上  
件事跡是與不是詣實且翌等係都昌縣居民縣境  
之南北的有陶威公廟二所其神聰明正直陰有所  
助廟貌建立年代深遠逐時居民商旅祈禱無不感  
應及本縣管下并鄰近州縣等處遇春夏缺雨鄉民  
詣廟祈求立有感應兼本廟邊臨滙澤大江水勢湍

急綱運舟船往來祈禱風濤自然恬靜前後廟記聲  
述分明今來翌等不敢沒其實陳乞詳酌具錄陶威  
公靈應事跡保明奏聞乞加封號本軍所據前項狀  
述尋行下都昌縣勘會得董翌等所陳委是着實保  
明申軍及繳到江南劉羲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  
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其書凜乎若見其倡義於武  
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嘗爲予言威  
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  
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

其八閹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強兵居上流  
潛有窺覷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  
者爲志神之所寓者爲夢何自而知其然哉至其書  
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  
哉魏武起徒步倡義兵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以漢  
德之深磐石之固可折箠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  
成帝削弱之資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  
功未必過於威公保兗州以爲固挾天子以爲資其  
意安在則其託興復以爲名是乃窺漢之計也名莫

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之節其所  
謂機神明鑒者奸雄耳威公豈其比乎始蘇峻之禍  
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奔石勒爲戍將石勒畏  
威公之強殺馮鐵石勒自以爲一時豪傑標置二劉  
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威公  
如此威公沒距今幾千年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南北  
廟爲尤盛廟屢廢而屢興由其有功德於斯民者厚  
也又繳到近世撫州布衣吳澥所著辨論曰卓哉陶  
士行之獨立也方魏晉之際浮虛之俗搖蕩朝野一

時聞人達士名卿才大夫莫不陷於末流罔知攸濟  
惟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作蓄其剛毅沉厚之氣秉  
其忠慤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衡雖動而見尤所向  
白眼一人仕途荆棘萬狀而方寸耿耿者未始少逾  
終日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纖悉經營雖一束之穢  
劬勞不怠當時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  
而士行確然爲之不屑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  
以大庇斯民當晉室橫流之中屹爲砥柱自非明智  
獨立安能臻此哉然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侃

有跋扈之心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侃有顧望  
之跡比至灑血成文登天折翼動可疑恠豈有是事  
也哉此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加以蘇峻之誅庾亮  
耻爲之屈旣士行溘先朝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總  
朝權其志一逞遂從而誣謗之耳秉史筆者旣有所  
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見曲出乃所以證成其  
罪也然觀士行義旗旣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  
蔡州一時勤王之師蔑有先者暨元勳克集實主斯  
盟而退然不有旋師歸藩旣坐擁八州據上流已重

泰山晉輕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節益修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憚其勳名每加疑備而士行泰然曾不少芥胃次及末年臥病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屣其臣節始終夷險無一可訾窮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乎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汗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以夢寐之祥是其難明殆又甚於閨房哉然不知

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合自知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果不得與小兒等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本軍今檢準乾道重修令諸道釋神祠祈禱靈應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具事狀申轉運司本司驗實保明竊詳本縣繳到文字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爲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尊名者亦已補其行事之實今據士民陳情在前欲乞朝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

須至申聞者

守南康申監司狀

孝宗朝

乞褒錄高登忠義

光宗卽位先生差知漳州庚戌夏四月到  
任以本州故廸功郎高公登嘗以直言干  
忤秦檜貶死容州乞賜褒錄故有是奏  
此篇專乞昭雪褒贈以旌直節  
臣猥以塵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用獎拔之意思  
竭駑鈍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  
愚今幸踰年日前人戶些小曲直粗得其情獨有事

在數十年之前而其枉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  
之所得爲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  
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廸功郎高登資稟  
忠義氣節孤高少遊太學值靖康之禍嘗與陳東詣  
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  
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爲下  
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  
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爲  
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

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爲潮州試官  
又試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闕浙水沴之所由  
檜聞益怒以爲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  
後諸以口語爲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  
存亾無不甄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爲言之者至  
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  
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  
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沒  
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

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爲悔而在聖朝  
伸冤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得  
蒙恩假守其鄉目睹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  
則雖萬被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皇帝陛下  
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已容納盡言比以陰陽失和申  
詔近臣樂聞至論草茅之士雖有狂直過甚之言始  
雖忤旨終薄其罪竊揆聖志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  
欲望特發德音優其官秩量加褒錄以慰九原且使  
天下之欲爲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

守漳州奏

狀 光宗朝

異端類

論佛老異端之害

論佛老異端之害

論佛老異端之害

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深於佛老之學而得於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真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燦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

經齊文衡 賣集卷二十二

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  
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  
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  
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  
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於心而害於政事者  
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  
成務言爲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  
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  
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

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  
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爲真有合  
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  
者之學爲最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  
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爲然則聖  
質不爲不高學之不爲不久而所以正心脩身以及  
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

亟反之哉

戊申封事

### 論管商功利之失



事目同上

此段專論管商之說淺陋無益

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爲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強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爲富強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

哉今議者徒見佛老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爲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佛老管商之陋所能髣髴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陋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爲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爲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爲取

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

同上

災異類

乞修德政以弭天變

時先生使浙東適值大旱準聖詔降香祈

禱因上此疏

此段專論反身悔過下詔求言以荅天意

臣昨爲本路旱傷祈禱不應累會具奏及申尚書省  
乞爲敷奏早作防備近準省劄已蒙聖慈特從所請  
支錢於明州置場糴米而又伏覩陛下發自宸衷特

遣中使降香祈禱臣有以見陛下畏天恤民之心至

深至切不勝感激願效愚衷顧恨官有常守無由瞻

望清光罄竭血誠庶裨萬一不勝犬馬螻蟻區區之

情竊謂累年之旱譴告已深今日之災地里尤廣非

惟官府民間儲備已竭而大農之積亦已無餘又當

大禮年分戶部催督州縣積年欠負官物其勢不容

少緩凡所以爲施舍賑恤之恩者竊恐又必不能如

去年之厚臣竊不勝大懼以爲此實安危治亂之機

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也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

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解謝高穹又以責躬  
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  
皇天仁愛之心庶幾精誠感通轉禍爲福其次則唯  
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而詔  
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  
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  
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民心消其乘  
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恐所當憂者不止於餓殍  
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

也 奏狀 孝宗朝

謂宜克已自新以弭災變

事目詳見禮樂類

此段專乞克已修省申敕中外求荅天意  
臣竊聞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內忽  
有黑煙四塞瘴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着於面  
目皆爲沙土臣雖不曾親見然親舊相訪見之者多  
驗之數人其說如一決非虛妄臣竊思惟間者以來  
災異數見秋冬雷雹苦雨傷稼山摧地陷無所不有

皆爲陰盛陽微之證陛下雖嘗下責躬之詔出敢諫之令而天心未豫復有此怪亦爲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而恐其未有敢以聞於聖聽者也蓋嘗聞之商中宗有桑穀竝生於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爲祥其效如此

伏願陛下視以爲法克己日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旁慄慄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敕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

論災異劄子

寧宗初政

旱蝗類

回奏御筆捕蝗指揮

時先生使浙東夏蝗御筆詔捕因上此奏

此篇以蝗捕未盡更召人收捕埋瘞

臣昨具奏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臣已同本府發錢專令本縣令尉親在地頭召人捕獲收買焚埋每得大者一斗給錢一百文小者每升給錢五十文續奉御札令臣分詣祈禱更行支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臣恭稟聖訓夙夜不遑卽同帥臣王希呂就府治設醮祈禱又發錢出榜曉諭於先支賞錢之外更行倍加增貼召人收捕仍差茶鹽司幹辦公事沈大雅前去監視督責及敦請鄉官二員同縣官分頭給

賞收捕今據甲到截今月十三日通計收到大蟲一石五十升一合小蟲二十二石九斗三升九合並已埋瘞目今尚有一分以上未至盡絕臣續又見諸暨縣寄居與投間人稱紫巖鄉亦有飛蝗在境臣卽已專委本縣令佐親臨田陌仔細從實相視如委的實卽從會稽縣所行召人支賞收捕焚埋去外臣伏爲本路所管衢婺等六州今歲旱損比之紹興其災尤甚本欲取本月上旬起離前往親行檢視預備賑恤正緣收捕蝗蟲未盡未得起發今不住據逐州縣接

續甲到事理委是大段緊急不免定取十五日起發  
前去經由蝗蟲地頭更行督責取見殄滅次第然後  
取道岷縣山間望婺州界迤邐前去前路有合奏聞  
事件續次申發所有上項事理須至先具奏聞者

狀

孝宗朝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十二終

續集

